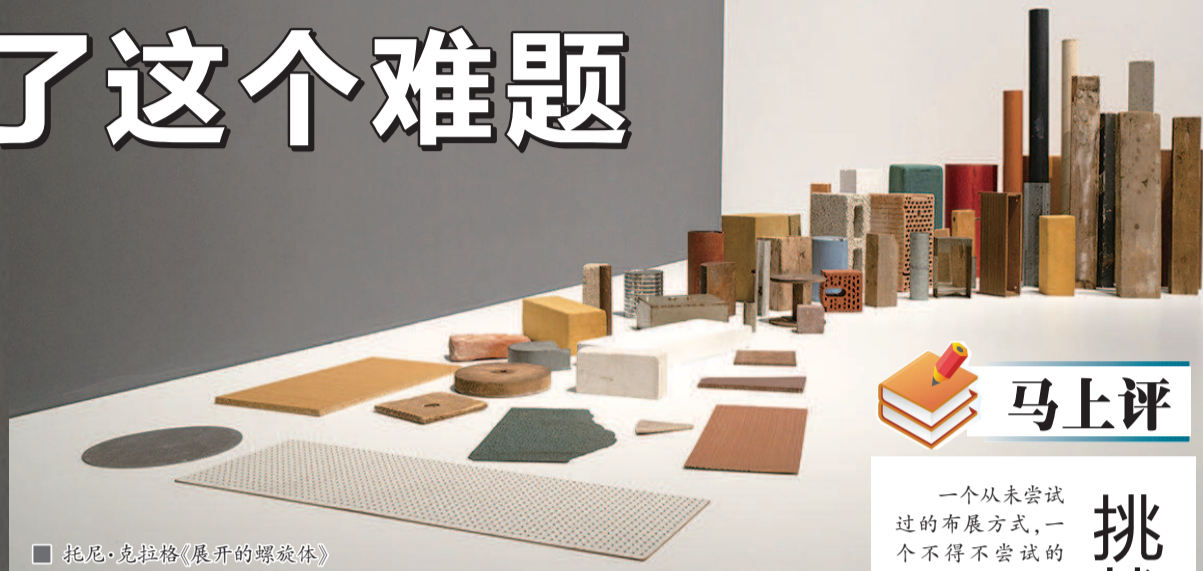


## 展品价值十几亿元 布展团队无法到场

# 上海解了这个难题

近期,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开启了第二个常设大展“万物的声音”,展览汇集了百余件蓬皮杜中心的馆藏力作。受疫情影响,尽管展品价值十几亿元人民币,法方的布展团队却无法来到展览现场,只能通过网络与中方合作。这也是这座世界顶级当代艺术馆首次尝试以这样的形式与其他美术馆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展示了强大的专业团队素养,也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



托尼·克拉格《展开的螺旋体》



### 马上评

## 挑战在幕后

徐翌晨

一个从未尝试过的布展方式,一个不得不尝试的布展方式,挑战的是世界顶级艺术中心的勇气,挑战的也是上海艺术机构的专业素养和业务底气。

研究艺术作品的意义、感慨于艺术作品的迷人之外,作品如何安装、如何呈现,都是展览成功的重要部分,它们更多地存在于观众看不见摸不着的幕后。这些技术力量保障,才能让一个展览从无到有、顺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蓬皮杜与西岸美术馆通过远程合作成功布展,新近开幕的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美术馆合作展览“光”的布展方式也与之相仿,聚光灯下艺术品的解读我们看见了,一次特殊布展的幕后,体现的更是实力。

### 做足预案

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策展方因为这次布展的方式特殊,做出了许多努力与调整,负责布展的上海西岸艺术品保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文相介绍说:“每一件作品都附有一个‘保存情况报告’,作品从离开蓬皮杜仓库开始的情况历历在目。”此外,法方给出了一个十分详细的工作指南,中方的布展每一天做什么,开箱之后的每一步都有安排。而实际操作中遇到不一样之处,则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远程视频沟通。种种预设,依然避免不了问题的发生,如何现场解决,成为考验中方布展团队的难题。

“万物的声音”展厅中,纪尧姆·比伊尔创作于1988年的装置作品《镜子展位》模拟了一家镜子商店中的景象,形态各异的镜子挂在墙上,令人想起熟悉的宜家商场。这件作品运抵时已有了些许破损,运输时的震动,使得镜子边角掉落,修复师刘静文带领团队对作品进行了修复。“当代艺术装置作品的状态没法预估,所以我们提前做了大量功课和预案,研究作品准备了相同的材料。与法方沟通后,他们同意我们做一些加固与修复,使作品以比较完整的状态呈现出来。”刘静文说。

### 现场发挥

对于中方布展团队,打开运输装置作品《展开的螺旋体》的箱子,就像打开一个个盲盒,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拆开来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什么。艺术家托尼·克拉格从大众消费的废品中找到了钟爱的材料,用废弃物构成了作品。

“布展指南上并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材料,拆箱的一瞬间才发现手里的东西甚至是一张长了毛的纸板。”刘静文笑言。布展团队先根据法方提供的图纸摆布这些谜一样的材料,待到视频时间再与法方互相协商“如何摆出来更好看”,三四天的工作之后,才慢慢打磨出符合艺术家感觉的作品。

展览中有许多作品是由中方的布展团队根据“指南”现场发挥。以印度当代艺术家苏伯德·古普塔装置作品《姐妹》为例,刘静文看到箱子里拆出的一大堆盘子不由愣住了。法方提出:“先靠感觉自行摆一下。相信你们的感受!”“当时他们提出要求还有点抽象——‘尽量堆高’……”刘静文说,如何“堆高”,颇费脑筋。

“整个布展工作是双方协商,微调的结果,很多时候还需要加上根据现场情况的自由发挥,这也是世界顶级艺术殿堂蓬皮杜艺术中心对西岸美术馆布展团队的信任与默契。”龚文相说。

### 结果惊艳

托比亚斯·雷贝格创作的《局外人和大阿罗约 30.04.02-11.08.02》被认为是“万物的声音”布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件作品,几乎每一天都在或多或少做出相应调整。

这件装置由66盏黄色玻璃灯和20个不同形状与颜色的尼龙搭扣组成。它们通过与室外光线传感器相连的控制器进行调节,随着一天里日光的变化,灯泡的发光强度也随之不同,与此相应的是参观者对空间观感的改变。

“法方发来的布展指南里只有作品结构,没有顶部装置,这可以理解,每个美术馆的屋顶不同,没有到达现场前谁都无法预判屋顶的形状。”龚文相说,“我们设计了一个平层作为中间的连接结构,使作品更为稳固。每个灯泡高高低低,风的作用之下灯泡之间还有可能互相碰撞,又会引起安全问题。”这件作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电线、灯泡存在不同程度的损耗,欧洲的电压与中国不同,电力工程师不得不时刻在位。经过努力,最后共同努力呈现出的效果,法方和中方的团队都非常满意。

“开灯的一瞬间,觉得一切都值了。”刘静文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晨



纪尧姆·比伊尔《镜子展位》



托比亚斯·雷贝格《局外人和大阿罗约 30.04.02-11.08.02》



苏伯德·古普塔《姐妹》

# “城色”在芭蕾中绽放

昨晚,上海芭蕾舞团推出的《城色2021》芭蕾专场登陆线上,在包括上芭官方抖音号及新民App等网络平台创下上百万点击量。不仅是世界芭蕾传世名作海派演绎的经典版《天鹅湖》,两部上芭原创佳作《难说再见》《青蓝紫》亦获舞迷观众点赞。演出临近尾声,弹幕上有观众恋恋不舍:“这气质、这舞姿、这音乐,都太美了,真的是‘难说再见’啊!”

即便是网络直播场,上芭团长辛丽丽依然雷打不动站在侧幕从头盯到尾。虽说受疫情影响,近两年的演出量比往年少了,但抓紧一切机会“操练”的辛丽丽还是明显看见了

演员们的成长。“我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都‘老’了……其实是都成熟了。我今天最大感触就是这批孩子整体的进步,果然时间花在哪里,舞台上一目了然。”

《难说再见》是上芭首席主要演员吴虎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现代芭蕾作品,自诞生至今整整四年,曾被列入北京国家大剧院“中国舞蹈十二天”青年舞蹈家展演计划,以及第十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

家计划。平静简洁的旋律将主角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而四年的历练和感悟,也让吴虎生演绎得更为深入人心。

相比弹幕上各种“惊艳”,吴虎生对这部编导处女作的感情则更不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现代芭蕾作品,《难说再见》让我看到,原来你创造一部作品,只要坚持演出不断打磨,它自己就会成长,带着岁月历练的痕迹,和我们

的生命感悟,那些细微的不同日积月累地作用于作品,它的气质也会慢慢改变,品质会日渐提升。”

自疫情暴发以来,上芭凭借着“口罩芭蕾精神”等频上热搜,而坚持不懈地进行网络直播尝试,也是上芭应对新形势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从芭蕾公开课直播,到团队考核直播,再到昨日大型演出直播,辛丽丽说:“疫情或许会干扰我们巡演的脚步,但是不能阻断海派芭蕾传播

的脚步。我们坚持网络直播,既是为演员们创造更多演出机会,拉近我们与观众的距离,也是为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海派芭蕾。”

原本夏末秋初,正是上芭世界巡演如火如荼之时,连续六年,“天鹅军团”将风格鲜明的海派芭蕾带去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城市,她们用世界芭蕾语言、用足尖讲述“梁祝”等中国故事,向世界亮出“上海品牌”。辛丽丽说:“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肯定没法为他们带去现场表演,但我们也希望能9月底,在网络为所有支持上芭、期待上芭的观众带去祝福。” 本报记者 朱渊